



罕达犴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罕 达 犴

刘 庭 华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84 年 · 哈 尔 滨

责任编辑：海 石
 金 兰
封面设计：丛 余
 图： 余

罕 达 罕

Han da han

刘 庭 华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36/13 · 插页 1 · 字数 51,000

1984 年 9 月第 1 版

198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 · 632

定价：0.35 元

目 录

野兔子.....	1
打野猪.....	13
狍子变猞猁.....	28
罕达犴.....	40
马鹿.....	50
树鸡.....	66
一窝狼.....	73
我心爱的猎马.....	91

野 兔 子

睡觉可真耽误事。

趁着我睡觉，雪悄悄地给大地盖了一条白毯子，它怎么盖的，我没看见。

趁着我睡觉，爸爸悄悄上山打野猪、打黑瞎子去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，我也不知道。

“唉——”，望着爸爸那匹马在雪地上留下的深深的马蹄印，我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是不是想上山？”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身边。

“当然想了。可是，晚了。我要象咱家墙上那个解放军就好了。”我望着马蹄印，呆愣愣地说。

“怎么个好法？”

“那爸爸上山我准能看见。你看那个解放军，不管白天晚上他的眼睛老睁得大大的，连眨巴都不眨巴。”

“尽说傻话。那个解放军是画的，怎么会眨眼？”

“反正是上不了山，打不了猎了。”我耷拉着脑袋说。

哥哥冲我挤挤眼睛：“没关系，我带你去。”

“真的？那太好了！”我蹦了一个高，然后转身跑去拿来了我的马和枪。

哥哥一看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打猎不是得骑马、拿枪吗？”

哥哥笑了：“你这是什么？竹杆马，木头枪！用它们打你的橡皮鸭子还差不多。哪能打猎！”说着他把我的这两件宝贝撇在一边，说：“你快去找一把铁锹，一盒火柴。我去找两双‘其哈密’。”

我不知道拿铁锹怎么打猎，但还是高高兴兴地答应：“好！”

哥哥一把拉住我，轻声说：“别嚷，悄悄的。”

我明白了，哥哥是怕妈妈知道了不叫我们去。我憋住气使劲点了点头。

我和哥哥很快就做好了准备，又象侦察兵一样躲开妈妈，出了院门。

这是我第一次打猎，心里当然高兴，高兴当然想说话，可是我使劲憋着，一声没吭。直到出了村，绕过了小山岗，见妈妈没追来，我才小声问哥哥：“咱们上哪儿？”

“树林子。”

“打什么？”

“野兔子。”

啊？野兔子。野兔子虽然没有黑瞎子或野猪那么大，可比小鸟儿大多了。我心里对哥哥的计划挺满意，就使劲跨着大步紧跟着他。

虽然是头场雪，可下得也够厚的了。我一踩下去，雪就咯吱地叫一声，然后就没到了我的膝盖。

“雪真厚。”我的嘴巴又出声了：“有一‘吃’深呢。”我这是在学着爸爸的说法。

“什么一‘吃’，不懂就别在这儿丢人。那是一‘尺’。好好记住，别光惦着吃。”

什么“尺”呀，“吃”的，我哪儿知道那么多，反正在嘴上不能服软。我就把嘴巴一张：“就你知道的多！那回去逮野兔子，把黄鼠狼窝当成兔子窝，没逮着兔子倒让黄鼠狼拿屁给崩了，那是谁？”

我指的就是哥哥，我明知道他后来跟爸爸学了逮兔子的本领，可我偏说他那第一回，看他还说我不。

哥哥果然没再言语，迈着大步只管走他的路。

我也不吭声了，但心里在暗暗感谢哥哥给我找来的这双“其哈密”。

“其哈密”是我们鄂伦春人专门冬天上山穿的一种靴子，是用狍子皮做的。哥哥给我穿的这双虽然大一点儿，可好象一点重量也没有。狍子毛团团包着脚，暖得脚热乎乎的。要不然我蹚这么厚的雪，腿说不定会累断了，脚没准儿得冻硬了呢。

我跟着哥哥往前走，哥哥一路走着一路看雪上有没有脚印。

刚下过雪，不管什么脚印都叫雪埋住了，雪原上平光光的，半天我们也没看见什么脚印。

“真倒霉，什么印也没有。”我有点失望地说。

哥哥却满高兴，他说：“这才好呢，脚印多了更乱。雪上象这样光光的，无论什么，都会在上面留下脚印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往哪边走了。要不爸爸他们为什么专喜欢这时候去打猎。”

走了一阵，我们走上了一片草甸子，草甸子上铺满了雪，平平展展的，走在上面心里可舒服了。

我们鄂伦春人住的地方本来就美，大雪再给一打扮，就更漂亮了。到处都是白茫茫的，地上象铺了大大的一块白毡子；树上象开了一朵朵大白花；回头看看我们村子，家家的房子都象刷了一层白白的油漆，真是要多好看，有多好看。

在草甸子上走了没多一会儿，我就看见了一行脚印，那脚印和我的脚印差不多长，可是窄，是细长的。

我忙问哥哥：“这是兔子的脚印吗？”

哥哥回答说：“不是，这是孢子的。”

“那咱们就打孢子吧。”

“又没马、又没枪，哪打得着孢子？这家伙又机



灵、跑得又快，马也追不上它呢。”哥哥头也不回地说。

穿过草甸子，我们钻进了一片小树林。我们一会儿穿过一片又高又直的白杆桦树，一会儿钻过一丛一丛乱蓬蓬的榛子树，一会儿又穿过一片挂着枯树叶的柞树林，走呀走的，不停地走。

我的腿疼了，身上也出了汗，可是这半天还什么动物也没见着，我就有些烦了，禁不住问哥哥：“是不是兔子不住这儿了？”

哥哥倒挺有耐心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别着急，兔子就爱住在柞树林和榛树棵子里。你睁大眼睛仔细找吧，只要看到它们的脚印就好办了。”

刚说完这句话，哥哥突然快走了几步，指着雪地上，高兴地说：“看，兔子的脚印！”

我连忙跑过去一看，果真在雪地上有一行脚印。这脚印和孢子的差不多，也是细长的，可是要小一点儿。我再细看看，又见不光是细长的，而是每两个细长的并排在一起，在这两个脚印中间还有一个小方脚印。

我问哥哥：“这小方脚印是怎么回事？”

哥哥说：“那细长的是兔子后脚踩的，小方的是兔子的两个前脚踩的。兔子跑的时候，两只前脚并在一起，所以就踩成了小方块。”

“这只兔子是往东边跑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它的前脚印在东边呀。”

“这你可想错了。”哥哥说：“兔子跑起来都是后脚落在前脚的前边，所以它前脚印所在的一边倒是和它跑的方向相反的。”一边说着，他又仔细观察了一阵，说：“这脚印实际上是两行。这只兔子是出了一次窝又回去了。”

“它的窝到底在哪边呢？”我问。

哥哥没答话，从旁边顺手折了个小树枝在兔子的脚印上划了几下说：“在西边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我有点纳闷。

哥哥把小树枝递给我说：“你划划那脚印看，有的稍稍发硬，有的挺松软。那稍硬一点儿的是兔子出窝时踩的，表面上就被冻硬了一点儿。那松软的是回窝时刚踩的。”

我按哥哥说的，划了脚印几下，他说得还真对，果然那些脚印有的松些，有的硬些。

我俩就顺着兔子的脚印往西走。走了不远，就看见柞树林里有一个小土堆。哥哥说：“兔子窝可能就在那儿。”

我们过去一看，兔子的脚印果然到了土堆就不见了。绕着小土堆一转，一个小碗般大的洞口出现在我

们眼前。

我对哥哥说：“挖吧。”

哥哥说：“可难挖了。你先把洞口的雪铲开，我去找点柴禾，咱们先拿烟熏熏看。”说完他就走进了林子。

我刚把雪清好，哥哥就抱来了一大堆枯树枝。他把树枝堆在兔子洞口，就划着火柴点起火来。

木柴噼噼啪啪地响，烟突突地往洞里灌。我眼巴巴地盯着洞口，等兔子跑出来。那烟把我熏得都流鼻涕、淌眼泪，喘不过气来了，可是兔子洞里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

熏了好一阵，兔子也不出来。哥哥说：“准是兔子用屁股把洞口堵住了，烟进不去。那咱就挖。”说着，他用雪把火弄灭了，把柴铲走，拿起铁锹挖起洞来。

这洞还挺深、挺长哩，哥哥费了好大劲也没挖到底。

我见哥哥头上直冒汗，就伸手拉过铁锹说：“我挖一会儿吧。”

哥哥说：“不用了，咱们找根棍儿试试，看能够着兔子不。”

树林里树枝有的是，什么样的棍儿都有，哥哥很快就找来了一根头上带个小叉儿的长树枝。

他把带叉的那一头伸进洞里去捅了几下。“捅着兔

子了，软软乎乎的。”哥哥转过脸，冲我笑笑。

“怎么把它弄出来呢？”我着急地问。

“把它拽出来。”哥哥说着就拿着棍儿拧起来。

我明白了，哥哥是要用棍儿上的小叉把兔子毛夹住，拧在上边，然后把兔子拉出来。

拧了几下以后，哥哥拉了拉，说：“拧住啦。”然后就开始使劲拽。可是他使了挺大的劲，也没把兔子拽出来。

哥哥性急了，猛一使劲儿，噌的一下棍子被扯了出来。一看，小叉上死死缠着一撮毛，兔子呢，没出来。

哥哥弄掉叉上夹着的兔毛，又趴在洞口把棍子插进去拧起来。拧完了又拽，可是这回还和前次一样，把兔子毛都拽下来了，兔子还是不出来。

哥哥扔掉棍子站了起来：“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兔子呢，死顽抗！拽不出来，我就把你挖出来！”

他真火了，抄过铁锹一股劲地挖。土满硬的，铁锹铲上去当当直响。可哥哥不在乎，一会儿就挖了一个大坑。

“看你出不出来！”哥哥把铁锹扔在一边，跳进坑里把手伸进了兔子洞。

很快他就抓出了一只大兔子，一边还说着：“这回看你咋办！”

我赶忙把这只兔子接过来，提住它的耳朵，可是它又蹬又踹，我提不住它，就只好把它紧紧抱住。

“咱们走吧。”我说。

“再摸摸看。”哥哥又把手伸进了兔子洞：“嘿！还有呢。”他高兴地说。

很快又抓出了一只。

这只兔子一抓出来，我的眼睛都瞪圆了，原来是一只小兔子！

哥哥见我两手都用上了，就摘下自己的皮帽子，把小兔子放进里面，用左手攥住帽子，右手又伸进洞里去抓。

洞里的小兔子还真不少，他每回伸进手去都抓出一只来。

我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！”一共抓出来六只，然后，哥哥仔细在洞里摸了一阵，缩回手说：“没了。”

他提着一帽兜小兔子站起身来，连土也不拍，就笑嘻嘻地说：“这回掏干净了。”

我好奇地说：“快叫我看！”

哥哥松开帽子，我一看，皮帽壳里毛绒绒地挤着一堆小兔子。看来它们是刚刚长齐了毛，一个个胖嘟嘟、圆乎乎、毛绒绒的，小眼睛亮得象玻璃球一样，好玩极了。

这时：我手里的大兔子使劲蹬起腿来。我说：“大兔子想小兔子了。”

哥哥说：“我说这大的怎么顽抗呢，原来是在护着它的孩子，要说的话，用棍子早拽出来了。”

我见哥哥用皮帽装着小兔子，他耳朵都冻红了，就问他：“这么多兔子，怎么拿呀？”

哥哥说：“把它们打死再拿走吧。”

“打死？”我可舍不得。

我连忙看看怀里的两只大兔子：它们身上掉了不少毛，腿还使劲蹬着、踹着，爪子上还带着不少泥土。

一下子，我又看到大兔子的眼睛，那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里面既含着悲伤，又露着愤怒。看见这种眼神，我忽然想起我们村那个“二浑子”打狗的情景。他把狗捆在树上，拿棍子使劲打，打得狗一个劲儿惨叫，我觉得那就是狗在哭。那狗的哭声使我听了直想掉眼泪，可狗越哭“二浑子”越高兴，他还说他就爱听这声儿，比唱歌好听多了。我记得那回被打的那条狗的眼神，就和现在这大兔子的眼神一样。

我赶忙又看看小兔子，只见它们的眼睛都有点发红，准是想爸爸妈妈了。

小兔子们害怕地挤在一堆，绒毛毛被小风吹得不停地颤抖。这又使我想起了一群小鸡。

那回“二浑子”看见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找食吃，他扔过一块石头就把老母鸡打倒了。小鸡先是吓跑了，后来又跑回来颤颤抖抖地挤在老母鸡身下叽叽地叫个不停。它们那时的样子，也正象这些小兔子一样可怜。

这时，不知是冷的，还是怎么回事，我心里猛地抖了一下。我觉得好象自己做错了事，嘴巴抖动着说：“哥哥，咱们把兔子放了吧。”

“放了?!”哥哥吃惊地望着我。

“你看这小兔子多可怜。这两只大兔子多好啊!为保护它们的孩子，它们用屁股堵烟。拔毛多疼啊，可它们宁愿毛被拔下来，也不离开小兔子。再说，兔子吃草，又不象野猪什么的祸害人，咱拆了它们的家多不好!”

听了我的话，哥哥半天没言语，可是却把帽子捧到了胸前。他看了看刚刚挖的那个大坑说：“它们的窝烂了，咱放了它们，它们也得冻死。”

“那……”我一时没了办法。可是很快我就想出了主意：“咱把它们带回去吧，在屋里给它们做一个窝，咱俩养着它们。”

“行!”哥哥笑着同意了。

“可是怎么往回拿呢?你也不能不戴帽子呀。”我看看哥哥冻红的耳朵说。

“没关系，冷点冷点吧。咱走快点儿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耳朵能被冻掉呢。”我又想了一下：“有办法了，我把小兔子揣在怀里吧。这里头暖和，保准冻不着它们。”

“还是我揣吧。”哥哥说。

“我揣！大孩拿大的，小孩拿小的。再说，这法子还是我想出来的呢。”

哥哥争不过我，只好把六只小兔子一只只小心地放进了我的怀里。

我和哥哥踏着厚厚的雪向村里走去，他抱着两只大兔子，迈着大步；我揣着六只小兔子，迈着小步。小兔子可乖了，在我怀里一动也不动。

不知是小兔子给暖的，还是走热了，我这时觉得心窝里不冷了，热乎乎的。

打 野 猪

从抓野兔子以后，好几年我没有再上山去打猎。

直到上中学了，我才破了这个例。那是一只野猪引起的。